

## 试论惠州话的“有”字句

陈淑环 陈小枫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提要** 惠州话中的“有”字可以出现在谓词性成分的前面或者后面,构成三种特殊的“有”字句,本文主要探讨这三类“有”字句中“有”字的意义、词性和用法。

**关键词** 惠州话、“有”、谓词性结构

惠州市位于广东东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端。惠州城区周围方言复杂,处于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区的交接处。文中提到的“惠州话”是指惠城区世居本地居民的母语,流行于惠州市惠城区及周边几个县部分地区。关于其归属,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文中所有惠州话语料均为笔者从口音纯正的惠州本地居民处调查所得。

在惠州话中,“有”字除了能像普通话一样后带名词性成分形成述宾结构,表示“存在、拥有”等实在意义的情况以外,还有几种含“有”字的特殊格式,包括以下几种:

A. 有+动词或动词性结构 即:有+VP

B. 有+形容词或形容词性成分 即:有+AP

C. 动词+到 / □[ei<sup>55</sup>]+有 即:V+到 / □[ei<sup>55</sup>]+有

本文将对以上三种带“有”字的特殊格式进行研究,以试图探讨各种格式中“有”字的意义和词性及其出现的具体语言环境。

### 一 有+动词性成分

在惠州话里存在大量的“有”字后带动词性成分的“有”字句。以下称为A类“有”字句。如:

- (1) 阿于主任有去。(大意:于主任去了。)
- (2) 佢昨日有参加运动会。(大意:他昨天参加了运动会。)
- (3) 阿旺日日都有去市场买菜。(大意:阿旺天天都去市场买菜。)
- (4) 老师有喊佢去上课。(大意:老师叫了他去上课。)
- (5) 我闲时□[pai<sup>35</sup>]有按佢讲□[ei<sup>33</sup>]去做。(大意:我以前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 (6) 佢曾阵有爬过来。(大意:他刚刚爬过来了。)
- (7) 我有去过北京。(大意:我去过北京。)
- (8) 我有学稳习□[lək<sup>45</sup>],耐谁讲我有学啊。(大意:我正学习呢,谁说我没有学习?)
- (9) 你係有睇到佢咩讲俾佢听了。(大意:你要是看到他告诉他。)
- (10) 佢係有问起□[nian<sup>55</sup>]件事□[ei<sup>55</sup>]话咧,你就诈唔知啦。(大意:他要是问起这件事的话,你就装作不知道啦。)
- (11) □[noi<sup>35</sup>]旧年系有去佢□[koi<sup>55</sup>]就好了。(大意:要是我们去年去了他那儿就好了。)

## 1.1 A类“有”字句的句型特点及“有”字的意义

1.1.1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到，在惠州话里“有”字后可以带光杆动词（例1）、动宾词组（例2）、连谓词组（例3）、兼语（例4）、偏正词组（例5）和动补词组（例6）。

在与动词体貌标记共现上，A类“有”字句可以与经历体“过”共现，如例（7）；也可以与进行体标记“稳”共现，如例（8）。但排斥完成体标记“抛”，如：

(12) \*佢有去听抛张学友□[ei<sup>33</sup>]演唱会。（大意：她去听了张学友的演唱会。）

动词结构所表示的动作，既可以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可以与表示过去的时间名词（昨日、旧年、上只礼拜）或时间副词（曾阵、闲时□[pai<sup>35</sup>]、以前等）连用，如例（2）、例（5）和例（6）等；又可以是经常性的动作，动作发生的时间可以是过去和现在，因此表示现在和过去的时间名词“日日、每日”和时间副词“一路来、时不时、成日、一直”等都可以进入这个句式，如例（3）。表示尚未发生的、将来的动词结构以及表示将来的时间名词时间副词除了使用假设句以外，均不能进入“有”字句。在假设的背景下，“有”字句相当于一个假设复句，表示动作发生后将会出现的另一种情况。如例（9）、例（10）和例（11）可以成立，而下面例子不能成立：

(13) \*我明日有去北京出差。（我明天去北京出差。）

当“有”字句表示过去或现在发生的情况时，其意义为肯定“现实的已然”，当“有”字用在表示将来的假设句的时候，其意义为肯定“虚拟的已然”。

1.1.2 表完成的“有+动词性成分”与表完成的动词“体”的区别：虽然“有+动词性成分”也可以表示完成，但是惠州话里另有表示完成的体标记——“抛”，而且动词后加上完成体标记“抛”所表示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有+动词性成分”所具有的内涵。请看以下例句：

(14) 我有买票。≠我买抛票。（我买了票。）

(15) 我有喊佢戴校章啊。≠我喊抛佢戴校章啊。（我叫他戴校章了啊。）

上述例子的不等号右边用体貌助词“抛”表示动作的完成，与括号里的普通话译文意思完全对等。而每句不等号左边的“有”字句则无法在普通话中找到完全相等的对译。例（14）的“有”字是肯定“买票”这一情况是存在的事实，而“抛”则是表示动作的完成。例（15）的“有”是肯定“叫他戴校章”这一事件是存在的事实，而“抛”只是针对动词“喊”，表示动作的完成。由此可知，“有”字是管它后面的所有句子成分的，而“抛”这一完成体标记则只是修饰限制其前面的动词。

表示完成的“有”字句也不一定都有相应的“动词性成分+抛”形式。凡是“有”字之后为“V埋”和“V到”类动补结构，而且结构后面带宾语的“有”字句都没有相应的“动词性成分+抛”形式。如下例：

(16) 我有等埋佢一齐走啊。（我等了他一起走啊。）

(17) 我有听到老师讲话明日唔使返学。（我听见老师说明天不用上学了。）

1.1.3 “有”字句所负载的语义、语法信息及其与普通话类似句型的比较：惠州话里有两个否定词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与普通话的“没有”相对应，并呈互补状态。它们是“冇”（表示否认事实的存在）和“无曾”（表示事情尚未发生），其中与“有”相对的是“冇”，而非“无曾”。因此，“有”的意义应为肯定事实的存在。请看以下对应：

	普通话	惠州话		普通话	惠州话
肯定	a 去了	去抛	肯定回答	a 去了	去抛
	b ——	有去		b ——	有去
否定	没(有)去呢	无曾去	否定回答	没有去	无曾去
	没(有)去	行去		没有去	行去
疑问	去了没有?	去无曾?			
	去了没有?	有行去?			

从上述对应关系可知，惠州话里，“无曾”是“未、不曾”的意思，与“已”相对应，表示一种未然的情况。而“有”则与“有”相对，说明事情没有发生，否认某个事实的存在。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普通话系统里，“没有+动词性成分”可以表示两类意思：a类表示未然的情况（没有VP呢）；b类表示否认某种事实的存在（没VP），而其肯定形式却只可以表达其中一种相应的意思，即与a类相对，表示一种已然的状态。至于表达肯定事实存在的b形式则出现了空缺，在对译时只好勉强以“VP了”来代替。但事实上，这种对译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前头说过，“有+动词性成分”的后续成分可以是表示经历体、进行体的标记，若将它们都译为“VP了”岂不是离题万里？而且，即使加上体态标记词后两者可以勉强对译，但这时“有”字所负载的特定信息则已丢失，那是“肯定某个事实的存在”与“客观陈述一件事情”之间的区别，如例(14)和例(15)不等号前后句子的区别。

此外，在惠州话的一些俗语里经常有“有+V”和“冇+V”对举的用法，这也可以看出“有”是与“冇”相对的。如：

(18) 你净係有讲冇做。(你总是只说而不做。)

(19) 隔篱阿傻成日有做冇食。(邻居阿傻成天干活又吃不上饭。)

因此，本文认为惠州话里的A类“有”字句“有”字的意义为“肯定某一事件的现实性”，“肯定一种已然的情况”，与体无关。

## 1.2 A类“有”字句中“有”字的性质

下面，我们用比较的方法来探讨惠州话的A类“有”字句中“有”字的性质。

1.2.1 “有”字和与“有”字有同等用法的一类词的比较。我们试图通过下图的比较找出一些内在的共同特征（括号内为相对应的普通话说法）：

	肯定	否定	疑问
主观能力	可以去（可以去）	唔可以去（不可以去）	可唔可以去/可以去无（可不可以去）
	晓去（会去）	唔晓去（不会去）	晓唔晓去/晓去无（会不会去）
	敢去（敢去）	唔敢去（不敢去）	敢唔敢去/敢去无（敢不敢去）
客观可能	晓落水（会下雨）	唔晓落水（不会下雨）	晓唔晓落水/晓落水无（会不会下雨）
	可能去（可能去）	唔可能去（不可能去）	可唔可能去/可能去无（可不可以去）
	晓系坏人（会是坏人）	唔晓系坏人（不会坏人）	晓唔晓系坏人/晓系坏人无（会不会是坏人）
客观允许	可以去（可以去）	唔可以去（不可以去）	可唔可以去/可以去无（可不可以去）
	好去（可以去/能去）	唔好去（不可以去/不能去）	好唔好去/好去无（可不可以去/能不能去）
	准去（可以去）	唔准去（不可以去）	准唔准去/准去无（可不可以去）
	有得去（——）	冇得去（——）	有冇得去/冇得去无（——）
客观要求	爱去（必须去）	唔爱去（不必去）	爱唔爱去/爱去无（是不是必须去）
	使去（用得着去）	唔使去（用不着去）	使不使去/使去无（用不用去）
主观意愿	爱去（要去）	唔去（不去）	爱唔爱去/爱去无（去不去）

	肯去 (肯去)	唔肯去 (不肯去)	肯唔肯去/肯去无 (肯不肯去)
	愿去 (愿意去)	唔愿去 (不愿意去)	愿唔愿去/愿去无 (愿不愿意去)
客观现实	有去 (—)	冇去 (没有去)	有冇去/有去无 (—)

从上面的“情态”语义系统表可以看出,“有”字可以与“可以、晓、敢、准、好、爱、使、肯、愿、可能”等词聚合为一类的原因在于它们都能够出现在谓词性成分前面,共同表示肯定和否定的意义。

### 1.2.2 “有”与助动词“晓”的语法特征的比较:

	有/冇	晓/□[mieu <sup>35</sup> ](“唔晓”的合音)
动词前	有去/冇去	晓去/□[mieu <sup>35</sup> ]去
动宾前	有吃饭/冇吃饭	晓吃饭/□[mieu <sup>35</sup> ]吃饭
动补前	有打烂/冇打烂	晓打烂/□[mieu <sup>35</sup> ]打烂
助动词前	有爱来/冇爱来	晓爱来/□[mieu <sup>35</sup> ]爱来
助动词后	可能有来/可能冇来	可能晓来/可能□[mieu <sup>35</sup> ]来
副词前	有较好/冇较好	晓较好/□[mieu <sup>35</sup> ]较好
副词后	都有来/都冇来	都晓来/都□[mieu <sup>35</sup> ]来
问句	有来无//冇行来	晓来无/晓□[mieu <sup>35</sup> ]来
答话	有/冇	晓/□[mieu <sup>35</sup> ]

从两者的比较可见,“有”与“晓”等其它“带动词或动词宾语”的助动词有着许多一致的语法特征:这类词都不能重叠,其后都不带体貌词尾,只和谓词性成分发生关系而不和体词性成分发生关系,疑问句都有两种形式:“肯定词+VP+无”和“肯定词+否定词+VP”,都可以单独用作疑问句的答语。由此可以推断惠州话的“有”字在非名词性成分之前是助动词。

## 二 有+形容词性成分

2.1 在惠州话里,“有”字后跟形容词成分,这一类句式都用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统称为B类“有”字句,其基本句型如下:

### a. 有+“痛”类形容词:

(20) 你头有痛无? / 你头有冇痛? (大意: 你的头痛不痛?)

有/冇 (大意: 痛/没有痛)

(21) 坐抛□[kəŋ<sup>33</sup>]久, 对脚有麻无? / 对脚有冇麻? (大意: 坐了那么久, 你的脚麻不麻?)

有/冇 (大意: 麻了/没有麻)

“痛”类形容词包括“痛、晕、麻、痹、□[hɔi<sup>22</sup>](痒)、□[nyɛ<sup>35</sup>](酸软)、肿、聋、盲、哑”等,其共同的语义特征是表示人的感觉。“有”字的意义是肯定“一种客观事实的存在”。

### b. 有+“红”类形容词:

(22) 你睇我块面有红无? / 你睇我块面有冇红? (大意: 你看看我的脸红不红?)

有/冇 (大意: 红了/没有红)

(23) 间地有冇湿? (大意: 地板湿不湿?)

(24) □[hɔi<sup>22</sup>]水有冇冷? (大意: 那水冷了吗?)

“红”类形容词包括“白、乌(黑)、臭、湿、黄、红、粗、烂、好、暗、慢、快、腥、热、软、硬、酸、弯、曲、□[ts<sup>h</sup>iau<sup>22</sup>](皱)、□[p<sup>h</sup>ia<sup>35</sup>](歪)、□[ŋiap<sup>45</sup>tiap<sup>45</sup>](肮脏)、□[ɲiam<sup>22</sup>](软)、醉、松、苦、冷、轻、重、肥、瘦、大、细(小)、靚”等，它们共同的语义特征在于表示某种可以变化的状态。“有”字的意义是肯定“某种客观事件的已然结果”，肯定“某种状态或者变化的完成”。凡是这类形容词都可以进入“有+形容词+到”格式中，其中“到”字是补语，表示结果，“有”字的意义不变。如：

(25) 你有高到无？ / 你有冇高到啊？ (大意：你长高了没有？)

有 / 冇 (大意：高了/没有高)

“到”字后可以带不定量词“几多”，如：

(26) 你有好到几多无？ / 佢有冇好到几多？ (大意：你好些没有？)

有 / 冇 (大意：好了一些了/没有好)

“到”字后还可以带状态补语，此时“到”是补语标记，如：

(27) 佢有冇瘦到好似一条柴□[kəŋ<sup>35</sup>]？ (大意：她瘦得像根干柴一样吗？)

有 / 冇 (大意：是/没有)

c. 有+几/好+形容词+下：

(28) 间屋都有几宽下。 (大意：这间房子挺宽的。)

(29) 今日都有好热下□[ei<sup>55</sup>] □[ei<sup>33</sup>] 呢。 (大意：今天挺热的。)

(30) 前□[koi<sup>55</sup>] 两日只脚都有好肿下咧。 (大意：前两天这只脚还挺肿的呢。)

由于所有性质形容词都可以受“几”、“好”表示“挺”、“很”等副词修饰，因此凡是性质形容词都可以进入这种格式，其否定形式为“冇+几+形容词”，疑问形式为“有+冇+好+形容词”。这类“有”字表示的意义是肯定事物“具有某种性质”。若不用“有”字，句子在语法上同样可以成立，但丢失了其中的肯定意义，只剩下陈述的意义。

## 2.2 B类有字句中“有”字的性质

上述B类有字句中，能直接跟在“有”字后面的形容词尽管有所不同，但都是表示性质的性质形容词。能与B类“有”字相类聚的是表示对客观可能性的肯定的“晓”字，其具体的语法特征比较如下：

	有 / 冇	晓 / □[mieu <sup>35</sup> ](“唔晓”的合音)
形容词前	有痛 / 冇痛	晓痛 / □[mieu <sup>35</sup> ] 痛
形补前	有瘦到好似一条柴□[kəŋ <sup>33</sup> ] / 冇瘦到好似一条柴□[kəŋ <sup>33</sup> ]	晓瘦到好似一条柴□[kəŋ <sup>33</sup> ] / □[mieu <sup>35</sup> ] 瘦到好似一条柴□[kəŋ <sup>33</sup> ]
几/好形下前	有好肿下 / 冇几宽	晓好肿下 / □[mieu <sup>35</sup> ] 好肿
助动词前	有想高 / 冇想高	晓想高 / □[mieu <sup>35</sup> ] 想高
助动词后	可能有高 / 可能有高	可能晓高 / 可能□[mieu <sup>35</sup> ] 高
副词前	有较好 / 冇较好	晓较好 / □[mieu <sup>35</sup> ] 较好
副词后	都有高 / 都有高	都晓高 / 都□[mieu <sup>35</sup> ] 高
问句	有高无 / 冇有高	晓高无 / 晓□[mieu <sup>35</sup> ] 高
答话	有 / 冇	晓 / □[mieu <sup>35</sup> ]

由此可以推断B类“有”字句中的“有”字的词性仍是助动词。

### 三 V+到/□[ei<sup>55</sup>]+有

在惠州话中，“有”字还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后，形式为“N<sub>1</sub>+V+到/□[ei<sup>55</sup>]+有+N<sub>2</sub>”，这类句型统称为C类“有”字句。如：

- (31) 我买到/□[ei<sup>55</sup>]有菜了。(大意：我买了菜了。)
- (32) 耐里都种到/□[ei<sup>55</sup>]有树。(大意：到处都种了树。)
- (33) 阿妈煮到/□[ei<sup>55</sup>]有饭了。(大意：妈妈煮了饭了。)
- (34) 黑板上高写到/□[ei<sup>55</sup>]有大把字。(大意：黑板上写了很多字。)
- (35) 我装到/□[ei<sup>55</sup>]有螺丝了。(大意：我装了螺丝了。)
- (36) 张床铺到/□[ei<sup>55</sup>]有一床棉被在□[koi<sup>55</sup>]了。(大意：那张床铺了一张棉被了。)

#### 3.1 C类“有”字句的句式特点

① 句中N<sub>1</sub>与N<sub>2</sub>的关系可以是施事与受事,如例(31);处所与受事,如例(32);施事与结果,如例(33);处所与结果,如例(34);施事与工具,如例(35);处所与工具,如例(36)。N<sub>2</sub>可以受数量词组修饰,如例(36);或受不定量词“大把”、“好多”、“一□[ne<sup>55</sup>]”(一些)、“一□[tit<sup>21</sup>]”(一点)修饰,如例(34)。

② 这类句子形式都可以转化成主谓谓语句“N<sub>2</sub>+N<sub>1</sub>+V+到/□[ei<sup>55</sup>]+有”的形式。其中N<sub>1</sub>均可省略。如：

- (37) 菜我买到/□[ei<sup>55</sup>]有了。(大意：我买了菜了。)
- (38) 树耐里都种到/□[ei<sup>55</sup>]有。(大意：到处都种了树。)
- (39) 饭阿妈煮到/□[ei<sup>55</sup>]有了。(大意：妈妈煮了饭了。)
- (40) 螺丝我装到/□[ei<sup>55</sup>]有了。(大意：我装了螺丝了。)

但当句子为主谓谓语句时，位于句首的N<sub>2</sub>不能用数量词或者不定量词修饰，如：

- (41) \*一床棉被张床铺到/□[ei<sup>55</sup>]有在□[koi<sup>55</sup>]了。(大意：那张床铺了一张棉被了。)
- (42) \*大把字黑板上高写到/□[ei<sup>55</sup>]有了。(大意：黑板上写了好多字。)

③ “到/□[ei<sup>55</sup>]”紧跟在动词的后面，是一个体貌助词，读轻声，表示“动作结果”，在口语中，“□[ei<sup>55</sup>]”经常弱化，甚至脱落，听起来就像“V+有”，但V的声调拖长并上扬。

④ 该句式的否定形式：N<sub>1</sub>+有+V+到/□[ei<sup>55</sup>]+有+N<sub>2</sub>，疑问句式为：N<sub>1</sub>+有有+V+到/□[ei<sup>55</sup>]+有+N<sub>2</sub>或者N<sub>1</sub>+V+到/□[ei<sup>55</sup>]+有+N+无。如：

- (43) 本书有写到/□[ei<sup>55</sup>]有名在上高。(大意：那本书上面没有写名字。)
- (44) 本书有有写到/□[ei<sup>55</sup>]有名在上高?(大意：那本书上面写没写名字?)
- (45) 本书写到/□[ei<sup>55</sup>]有名在上高无?(大意：那本书上面写没写名字?)

#### 3.2 C类“有”字句中动词的类别及动词与N<sub>2</sub>的关系

并非所有及物动词都能进入这一格式。只有当动词与宾语的关系为以下几种时才可以：宾语N<sub>2</sub>是动作的受事，如例(31)、例(32)；宾语N<sub>2</sub>是动作的结果，如例(33)、例(34)。若宾语是动作的工具、终点和时间的就不能进入这种句型，如：

- (46) \*毛笔我写到/□[ei<sup>55</sup>]有。
- (47) \*北京佢去到/□[ei<sup>55</sup>]有。

(48) \*三年佢住到/□[ei<sup>55</sup>]有。

凡具有[+领有] [-附着] [+可控] 义的“买、借”类动词，具有[+存在][+附着] [-领有] [+可控] 义的“刻、挂”类动词，具有[+领有][+存在][+附着] [+可控] 义的“种”类动词，都可以进入此类句型。具体分类列举如下：

“买”类：买 留<sub>保留</sub> 带 借 霸 编 生<sub>小孩</sub> 着<sub>穿</sub> 织 剩 领 戴 学 立<sub>字据</sub> 捡 □[tot<sup>45</sup>]<sub>挑</sub> 包 煮 □[k<sup>h</sup>ian<sup>31</sup>]<sub>拿</sub> 保存

“刻”类：刻 □[k<sup>h</sup>iak<sup>45</sup>]<sub>挂</sub> □[wan<sup>35</sup>]<sub>挂</sub> 写 印 画 标 挖 起<sub>建设</sub> 安 装 结<sub>建</sub> 搭 □[hut<sup>21</sup>]<sub>搭</sub> □[k<sup>h</sup>iau<sup>35</sup>]<sub>拿</sub> 加 埋 摆 镶 插 放 跌<sub>掉</sub> □[k<sup>h</sup>iam<sup>35</sup>]<sub>拿</sub> 生<sub>植物</sub> 订 围 贴 □[təŋ<sup>31</sup>]<sub>挂</sub>

“种”类：种 记 存 派 得<sub>病</sub> 准备 保存 □[pian<sup>213</sup>]<sub>拿</sub> 留<sub>剩下</sub> 含

### 3.3 C类“有”字句中“有”字的性质和意义

当宾语 N<sub>2</sub> 是动作的受事和结果时，无论动词是光杆动词还是动补结构，这一类含“有”字的句子的意思是指在某一个动作完成或实现以后，受事和结果依然存在，并且将会使施事者对受事宾语和结果宾语具有所有权。“有”字是全句的语义中心，表示动作的结果，意思是“领有或存在”，并且有肯定和强调“动作的结果是使 N<sub>2</sub> 存在一定的量”的作用。在语义指向上，V 和“有”都既指向 N<sub>1</sub>，又指向 N<sub>2</sub>。如：

(49) 佢存到/□[ei<sup>55</sup>]有成万元。——→佢存到/□[ei<sup>55</sup>]成万元 + 佢有成万元

(50) 屋□[ei<sup>55</sup>]起到/□[ei<sup>55</sup>]有好多楼了。——→屋□[ei<sup>55</sup>]建到/□[ei<sup>55</sup>]很多楼 + 屋□[ei<sup>55</sup>]有很多楼

由此可见，“V+到/□[ei<sup>55</sup>]+有”是个连动结构，“有”字是动词，充当连动结构的第二个动词，表示动作“V”实现以后所产生的静态结果，即“存在”或“领有”。

### 3.4 C类“有”字句与A类“有”字句的异同

两者的“有”字同样都是与动词性成分发生联系，表示的动作和事情都是已然。但两者具有很大的不同。首先，A类的“有”字是一个助动词，意义是肯定一个动作或事件的客观存在性，而C类的“有”字则是一个实义动词，意义是说明动作完成以后所客观存在的结果，即“拥有一定量的 N<sub>2</sub>”。其次，两种句型对动词的选择范围不同，A类范围相当宽，基本上包括各种类型的动词结构，而C类则只有部分光杆及物动词及极少数可以进入句子。

## 四 周边方言“有”字句的使用情况及比较

根据詹开第 (1981)、郑懿德 (1985)、李如龙 (1986)、李新魁等 (1995)、施其生 (1996)、林立芳 (1997)、项梦冰 (1997) 等学者的研究材料和笔者的调查可以知道，在粤方言、客家方言以及闽方言中，都存在“有+谓词性成分”的用法，即上文所说的 A 类和 B 类。在肯定句和否定句时，惠州话和它们的表达方法是一样的，都是“有+谓词性成分”和“有 (惠州话和粤方言)/无 (潮汕话和客家话) + 谓词性成分”。而在疑问句中，则表现了惠州话的特色，具体请看下表：

	惠州话	粤方言	客家方言		闽方言	
		广州话	连城话	梅县话	厦门话	汕头话
A	有冇去?	有冇去?	有去无?	有去无?	有去无?	有去无?
	有去无?					

B	有冇香?	香唔香?	有香无?	香唔香?	有香无?	会香勿会?
	有香无?					

从上表可以看到, 惠州话里 A 类和 B 类“有”字句的疑问形式有两种, 一是“有+冇+谓词性成分”, 一是“有+谓词性成分+无”。而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都只有其中一种表示方法。在 A 类里, 粤方言用肯定否定叠加的“有冇+VP”表示, 而客家方言和闽方言用否定词语居句末的“有+VP+无”表示。在 B 类里, 有的方言不能用“有”来表示“对性状的客观现实性的肯定”, 因此不能出现“有冇+AP”的句型, 如广州话, 梅县话; 有的方言“有”字可以表示对性状现实性的肯定, 如连城话和厦门话; 而有的方言则在对事件和对性状的现实性肯定上出现分工, 分别由“有”和“会”表示, 如汕头话。

而 C 类“有”字句和广州话 (材料由徐嘉莉提供)、梅县话 (材料由陈建东提供) 和汕头话 (材料由陈小枫提供) 比较, 在肯定、否定和疑问的表达上都独具特色, 具体见下表:

	惠州话	广州话	梅县话	汕头话
肯定句	本书写到/□[ei <sup>55</sup> ] 有名	本书写咗个名。	本书写有名。	本书写有名。
否定句	本书冇写到/□ [ei <sup>55</sup> ]有名	本书冇写名。	本书无写名。	本书无写名。
疑问句	本书有冇写到/□ [ei <sup>55</sup> ]有名	本书有冇写名?	本书有无写名?	本书有无写名?
	本书写到/□[ei <sup>55</sup> ] 有名无?			

从上表可以看出, 汕头话中存在类似惠州话 C 类“有”字句的句式“N1+V+有+N2”, 只是 V1 后面不能加上体貌助词, V 和“有”结合较紧, 施其生先生认为“有”是 V 的结果补语。而梅县话也是“V 有”紧密结合, 林立芳先生认为“有”可以看作助动词, 表示肯定, 做补语。也就是说, 这种句式中的“V+有”是一种动结式组合。汉语动结式正是从连动式发展演变而来, 由此看来, 惠州话的“V+到/□[ei<sup>55</sup>]+有”和汕头方言及梅县话的“V+有”正处于从连动式到动结式的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另外, 汕头话“N1+V+有+N2”句式的否定句和疑问句都只能采用“无/有+无+VP”的形式, VP 后头不能再加上“有”。而广州话的“有”不能用于 V 后, 也就是说没有“N1+V+有+N2”或“V+到/□[ei<sup>55</sup>]+有”之类的形式。

## 五 结论

经过分析, 本文认为, 在惠州话里凡是“有+非名词性成分”(包括动词性成分和形容词性成分) 结构中的“有”字是个助动词, 它们的意义都是“肯定一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和现实性”, 无论“有”字之后的动词所代表的动作在时间上是否已经发生 (若已经发生, 就表示肯定现实的已然, 若用于假设句, 则是在肯定一种虚拟的已然)。由于“有”字并不具备成为“体”标记的条件, 故本文认为“有”字与体无关。至于第三类“有”字句中的“有”字则表示一种动作完成所带来的结果, 是一个动词。

## 参考文献

-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 1995. 《广州方言研究》。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 1986. 〈闽南话的“有”和“无”〉,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6.2。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收录于林著: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



- 社。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施其生. 1996. 〈论“有”字句〉，收录于施着：《方言论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史有为. 1984. 〈关于“动+有”〉，《语言学论丛》13。
-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詹开第. 1981. 〈有字句〉，《中国语文》1981.1。
- 郑懿德. 1985. 〈福州方言的“有”字句〉，《方言》1985.4。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Sentences with the word *you* in the Huizhou dialect

Shuhuan CHEN & Xiaofeng CHEN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he word *you* (to have) in the Huizhou dialect can exist before or after predicative stru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fty examples, the meaning, syntactical functions and usage of the word in question are thoroughly examined.

**Key words** Huizhou dialect, *you*, predicative construction